

東南亞華文文學論



重慶大學出版社

本书论题的研究得到中华社科基金资助

东南亚华文文学论

项目主持人 杨振昆

项目参加者	钟秋	周鉴铭	李丛中
	任兆胜	徐啸虎	蒋永文
	降红燕	尹雯	郑筱筠
	陈青		

责任编辑 邱 慧

东南亚华文文学论
杨振昆 等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昆明市南坝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3 千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7-5624-0688-X / I · 26

定 价: 6.8 元

(川) 新登字 020 号

序

杨振昆

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现已达 3000 多万。据 1991 年统计仅东南亚 10 国就有 2271.6 万。可以说，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因此，东南亚各国是华文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基地。

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华文创作的。他们把华文文学当成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纽带，当成教育后代不忘祖先的手段。这种神圣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写作精神十分令人感佩。

云南面临东南亚，有不少云南籍的华侨、华人都生活在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云南虽然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东南亚各国频繁有往来，但对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却少有研究。针对这一情况，于 1991 年 11 月，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云南大学东南亚文化暨华文文学研究室，并申报了《东南亚华文文学论》的课题，得到了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

当我们着手进行研究时，才发现有极大的难度。首先，资料极其匮乏。其次，少有对外联系。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必备的条件。我们通过接待泰国、新加坡、缅甸、老挝等国家的作家代表团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对外交流逐渐建立了较广泛的联系。同时，又通过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国家的朋友设法购买有关资料。今年，受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代表的委托，于1994年11月，我们自筹资金主办第七届会议。这一举措既促进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交流，又为我们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东南亚华文文学论》在宏观上对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内容、艺术及文体特色都作了多角度的审视和分析，对一些作家和作品也作了微观的透视和研究。但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范围还仅限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文文学，而对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的华文文学却很少涉及。这虽然有这些国家的历史和华文文学本身的原因，但毕竟是一个遗憾。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中华社科基金和云南大学中文系科研基金的支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王天玺、高发元、周庚鑫、赵淑敏、吴光范等同志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国内及港台的世界华文文学的专家陈贤茂、许翼心、赖伯疆、潘亚墩及曾敏之、林焕彰等先后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关怀；学友香港的陈复兴先生在资料建设上给予了重要的支持；台港及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家也寄赠了不少书籍。没有这样的一些支持和帮助，我们研究工作的开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本书可以说仅仅是一个起点，在局面打开以后，等待我们的是更加务实的研究，在作家作品及历史背景更多把握的基础上，相信会出更具新意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1994年9月于云南大学

目 录

序	杨振昆(1)
---------	--------

● 东南亚华文文学总论 ●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宏观审视	杨振昆(1)
略论东南亚华文小说的“侨味”特色及其嬗变 ...	钟 秋(31)
当代“古典”——试论东南亚华文小说的 文体特征	周鉴铭(56)
略论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文化意识	蒋永文(64)
中国大陆华文文学之变异及其与东南亚华文 文学之比较	周鉴铭(77)
一段不应遗忘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作家与东南亚华文作家 的亲密交往	李丛中(97)

● 泰国华文文学论 ●

八十年代泰国华文文学论	陈 青(106)
泰华家庭小说的文化思考	任兆胜(120)
水仙已经开花——司马攻散文漫评	李丛中(135)
“人生体味后的回嚼”——论梦莉的散文	李丛中(143)

梦莉散文的女性视角 降红燕(158)

● 新加坡华文文学论 ●

新华小说的都市视角透析 钟 秋(169)

诗本质的认识与新华诗歌的发展趋向 尹 雯(198)

新华文学的灿烂之花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选评 啸 湖(207)

●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论 ●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环境驱迫指向与现实主义选择 杨振昆(219)

● 菲律宾华文文学论 ●

根的延伸与困扰

——菲华文学的一个主题 郑筱筠(228)

● 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论 ●

逆境与挣扎, 印尼华文文学的特殊品位 杨振昆(243)

后 记 (251)

● 东南亚华文文学总论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宏观审视

杨振昆

世界华文文学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

世界华文文学经过了艰难的破土、生长，至今已形成了恢宏的气度。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东南亚的华文文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赖伯疆先生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一文中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地、三个发展中地区”的格局规范。一个中心即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澳；两个基地即东南亚和北美；三个发展中地区即澳洲、欧洲、非洲。这个规范是很有见地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称为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基地怎么说也不过分。

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它鲜明的特色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地位。香港文学以它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大陆与台湾沟通的桥梁显示出其重要的位置；台湾文学以群星灿烂的局面令人注目；北美华文文学以其学者队伍、高品位的创作为人倾倒。而东南亚华文文学则是以其深厚的基础、艰难而扎实的步伐、相当数量的作家队伍和可观的数

量众多的作品显示出它举足轻重的地位。

毕竟，香港、台湾、澳门的华文文学和大陆文学一样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生长的华文文学。毕竟北美的华文文学是主要从台湾，近年来从大陆迁徙到北美的移民文学。而落地生根的，在异域拓展出自己的领地的只有东南亚华文文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生长的基础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深厚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众多的华人队伍。据统计，海外的华人至今有三千万之多，而在东南亚的就有两千万。如果加上华裔，远比这个数字多得多。从较集中的移居海外的近百年历史分析。华裔当已有五代之多。许多人为了生存，而埋没了自己的炎黄血统。我在缅甸和泰国访问期间，竟惊异许多甚至是高层次的人士都有着华族的血脉；竟惊异许多不会说华语的青年显示出对先人故土的依恋。这种对华文的亲近和认同的心理，这种同宗同源同经历的文化构成便是华文文学滋生的丰沃的土壤。

二是有利的文化背景。中国以儒道释为核心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尽管东南亚各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和华人文化在内核的相同上，又使华文文学有了较好的生长和为当地接受的条件。潘亚墩先生与汪义生合作的《东西华文文学论》^①一文中指出：“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两种以至多种文化意识的碰撞，是在东方文化的大系统中进行的，因此，华文文学的文化意识与各国的文化意识，比较

^①见《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容易达致融合”。这种文化大背景的相似和认同就不会有西方的“无根一代”的华文文学的文化感叹。

三是服务当地的创作意识。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把华文文学创作当成凝聚华族精神、延袭华文教育的手段。显示出一种令人崇敬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泰国作家协会会长司马攻先生和梦莉女士等八位作家自己出资组建八音出版社，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泰华作品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马来西亚作家方北方在《文学是经国的大业》^①一文中，明确指出“关心社会，提升文学创作水平，是为当前华社进行民族自救运动的急务。”“把马华文学的创作推向更高层次，加强服务的精神，社会当能逐渐改变现状，而获得人民的关心”。这里表现的可以说是东南亚华文作家共同的创作意识。这和西方华文作家为中国人写，向故土倾诉心声的创作意识大相径庭。

四是丰厚的当地历史生活的体验。东南亚的华文作家多为第一代或第几代的华人。有的在异域已生活几十年，加入到所在国的人民中；有的本来就出身在所在国，对故土的了解来自对老一代人的遥远的记忆。他们的生活基础植根于其特定的家族史、迁徙史、当地的开发史、与所在国人民的交融史之中。不再是以客居异乡的眼光来审视一切，而是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来描写历史和现实。不再有无根游子的失落感和孤独感，而是有了关切自己生长的土地的痛切感和自豪感。这样的视角和生活体验，使他们在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中去追求一种厚重感和历史的真实感。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生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基础和有利的发

^① 见《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展条件。然而就东南亚文学的生存和发展而言，他又不能不受到以下条件的限制。

东南亚华文学的制约因素

一是政治环境的制约。华文文学的生长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即华文教育的开展和华文报刊及出版社的存在。华文教育是华文文学的接受环境和人才培养之必需，华文报刊及出版社是华文文学滋生的土壤。东南亚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华文文学的生存。

例如缅甸华人、华侨达 60 余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1962 年以前，缅甸各地都有华侨学校开办，正常进行华文教育。1961 年时，华侨报纸仍有《新仰光报》、《中国日报》、《中华商报》、《人民报》、《自由日报》、《生活周报》等六种。然而，1962 年 3 月，缅甸纲领党政府上台，推行以闭关自守和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华人华侨企业被国有化，华文学校被取消、华文报刊被禁止出版。教育推行“缅甸化”政策，全部私立中小学收归国有，不准开办其它一切形式的私立学校。这些政策无异于斩断了华文文学的根，不仅原来报刊上的有限的华文作家、作品消声匿迹。华人华侨的年轻一代已基本上不会说华语，更谈不上读写华文了。

又如，越南的华人和华侨有 150 万人。1975 年，越南全国统一之前。北越和中国的关系友好，南越虽然采取强迫华侨、华人入越南籍的做法，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还是较好的。农村城镇都有华侨华人自己办的中、小学，用汉语教学。仅华侨华人社团兴办的学校，七十年代初就有中小学 200 多所。华侨华人办的华文报刊就有 12 家，有影响的如

河内的《新越华报》。但是，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南北统一后，尽管中国在援越抗美中付出了200多亿美元的代价，然而，越南当局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大肆推行反华排华的政策，被驱赶出国的华人华侨达50多万之多。剥夺了许多华人华侨的财产，取缔了华人华侨所办的学校和报刊。华人华侨生存尚且极端困难，华文文学的创作和发表更无从侈谈了。

二是经济条件的制约。华文文学的生存发展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华文作家有了生存温饱的条件后，才能从事创作。文学毕竟是人性的发展追求。华文文学的出版也有赖于一定的财力。东南亚的华文文学除了新华文学作为国家文学，受到国家的奖励和重视外。其它国家的华文文学都是华文作家在经济和政治的夹缝中顽强抗争创造的业绩。对于这些作家来说，从创作到出版发行都是他们自己筹资，自己操办的一个艰辛的过程。

以泰华文学为例，司马攻、梦莉、李少儒、方思若等都是商界有实力的人物，他们不但带头捐资为泰华作协筹集经费。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大型文艺丛书《泰华文学》、《泰华短篇小说》、《泰华散文集》、《泰华杂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和《试金石〈湄江文艺〉》等，通过以商养文，使泰国文坛充满了生气。他们以“走出湄公河，奔向世界”为口号，在世界华文文坛，显示出一种异军突起的景象。

又以菲华文学为例，自1981年1月17日，菲律宾当局解除军事戒严令后。椰风文艺社、耕园文艺社、辛垦文艺社等纷纷恢复活动，并且又成立了菲华文艺协会等十多个文艺团体。施颖洲先生任总编辑的《联合日报》提供版面，刊登不同文艺观点的文艺社团的作品。《世界日报》、《菲华日

报》、《菲华时报》、《商报》和《环球日报》等华文报纸也对华文文学给予了真诚扶掖。菲华文学界还积极举办世界华文文学会议，进行国际交流。开展各种华文创作比赛。显示出“把菲华文学的旗帜插上世界地图”的雄心壮志。菲华文学之所以能够开创如此蓬勃的局面，是和华文作家拥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的。

三是文化素质的制约。东南亚的华文作家不如北美和欧洲的华文作家学者化的比例大。许多作家都是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出于“不吐不快”的动因从事创作。这使他们的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本土色彩。但也使他们缺少宏阔的眼界和新颖的创作手法。

从另一个层面看，东南亚华文作家中，中老年的一代，许多出生在中国，直接接受中华文化的滋养，具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中青年一代中，有不少在当地出生、成长，虽然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但仍然受到中华文化极深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创作观多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把文章当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创作方法上多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虽然也有人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但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终不能搅起多大的波浪。

四是生存环境的制约。在东南亚的华文作家的面前，第一位的工作仍然是为生计而奔波。文学创作毕竟是第二位的工作。而生存竞争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文学创作不可能保证大量的时间投入。因此，由于生活体验局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因此，较难反映更宏阔的生活画面，较难取材于更深层次的题材，较难更精心地进行创作构思。

亦商亦文，为文学创作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是正面的效应，但先商后文又分散了创作精品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这又是负面的效应。甚至，作家把商战引起的心理疲劳在文学的绿洲中寻找慰藉和休息。因此，也就不大愿意正视商战中的人性裸露和社会投影。创作和生活形成的反差使文学和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感。

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发展的差异性

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具有的四个方面深厚的基础，使它有强烈的生存和发展的愿望。客观的社会需求和主观的创作愿望都促使着华文文学顽强的生长。然而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受到的四个方面的制约又使得它的发展必然经受着艰难曲折和大起大落的考验。生长基础和制约条件二者的消涨变化使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新加坡由于把华语列为国家使用的四种语言之一，就使华文文学进入了国家文学的行列。华人占新加坡 200 万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又构成了华文文学可观的读者市场。王润华先生在《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一文中指出：“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品，很早以来，就被列入中学课本与会考出题范围内，在大学中文系里，新马华文文学也成教学科目与研究对象。新加坡全国性的文学奖，如公共服务勋章、文化奖（文学）、书藉理事会的书藉奖，华文文学作品之成就都受到应有之承认与表扬。一些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奖励，如东南亚文学奖、亚细安文化奖（文学类）、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华文作家都能共享这种荣誉与奖励。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文学选集如《亚细安文学选集》，新加坡华

文文学作品所占的篇幅比例，比其它三种语言还多”。^①

新加坡华文文学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导致了它的繁荣。在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这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其次，泰华、马华、菲华文学都有了可喜的成就和可观的局面，但在所在国仍然是处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再其次，印度尼西亚虽有高品位的华文作家，但创作处境的艰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1965年印尼政府封闭了所有华文学校，查禁了所有华文报刊之后，华文文学创作几乎要冒着生命危险。黄东平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四卷本长篇系列小说《侨歌》的第一、二部《七洲洋外》、《赤道线上》，并通过记账挣钱在香港自费出版。他在《结算》一文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也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他立志写出“海外孤儿”的苦难，作为历史的见证。黄东平的创作在不可为时而为之，他代表了许多东南亚华文作家可敬可佩的崇高精神。

其它，如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华文文学只有等政治有转机或生存条件改善的状况下，等待华文文学的复兴。然而一个巨大的历史鸿沟造成的华文教育和创作的损失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的。

东南亚华人的迁徙史

东南华文文学的历史可以说伴随着华人在东南亚的迁徙史、生存史和开发史。实际上，有华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华人文学，只不过那是口头的文学和不自觉的文学。因此研究东

①见《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不能不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迁徙史。

· 华人迁居东南亚的原因不外有以下四种：

一是战争导致的将士流离海外。如南宋末年，朝臣为逃避元军的追剿“诸文武巨流寓海外”；^①元朝时，在安南白藤江战败，留下大批被俘将士。元世祖出兵爪哇，撤退时又留下万余病卒；明朝时，明军撤出安南，“不可胜计”^②的将士被拘留当地；清乾隆时，侵略缅甸，哈威的《缅甸史》载：“中国战俘凡二千五百名，仍羁缅京，或事种植，或事工艺，娶缅甸为妻”；^③太平天国失败后，也有不少天地会会员由广西撤往越、泰、老等地。

二是殖民者强抢或购买的劳工。如宋代记载“交州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略居民，劫稟食而去”。^④

明万历末年荷兰殖民者劫持中国商船上的水手、商贩两千多人到爪哇巴古维亚当劳工。据统计，英法两国从1801年到1928年从我国购买到美洲、澳洲、南非、西印度群岛开采金矿和其它劳作的“契约华工”多达三百万人。^⑤

三是天灾人祸造成的人民逃亡。旱、涝、风、虫灾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逼使许多华人背井离乡，逃往海外。

四是商贸往来带来的人口流动。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开辟了我国沿海商人到东南亚的经商途径；南方陆上的丝绸之路更直接地促进了中国西南部商人和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因而滞留国外，与当地结婚生育，繁衍后代者难以计数。

东南亚华人的这一迁徙历史对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至少可以提供这样几方面的思索：

其一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呼唤。

①②③④⑤转引自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它不是茶余饭后的海聊神吹；也不是闲来无事的无病呻吟。它一产生便是蘸着血泪写成的。这种记写历史的责任感，这种直面现实描写现实的创作态度使华文作家自然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自然地坚持严肃而神圣的创作立场。

其二东南亚华文文学必将有着深重的历史感。父辈、祖父辈以及自身所经历的历史体验必然会渗透到华文作家的血液中。他们不会是浮光掠影的记写，也不会是偶有感触的发泄，而是把深沉的历史积淀反映在掀起的浪花之中。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命运与抗争的呼喊，根和故土的寻觅必然会交织成色彩独异的画幅。

其三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将会洋溢着华人在南洋挣扎、开拓、创造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不怕挫折、不怕打击、生生不息的历史潜力。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分期简况

犁青在《简论东南亚华人与华人文学》中引用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对东南亚华人史的分期：“可分为四个时代。即一、十九世纪以前，为闽、粤人，唐人流寓的时代。二、十九世纪，为华人（即华民、华工与华商）时代。亦即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早期扩张的时代。三、1903年至1955年为华侨时代，亦即东南亚为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四、1955年至今为当代华人时代，亦即东南亚各国独立的时代。”犁青先生认为可将一、二代合并后分为三个时代，即（前期）华人时代——华侨时代——（当代）华人时代。

按犁青先生的三分法作为东南华文文学史的分期。我们